三才廣志

暖

要語

說文煖溫也本作煗从火耎聲今文作煖或作暖

暄

暄溫也本作煖从火爰聲今文作暄集韻或作烜增韻亦作煖誤

文編類

溫曰煦音仲曰安𩃝奴旦切曰曣晛音晏見曰潤曰和曰燒

音㷖曰燛古項反

暖曰晅火遠切曰煦許御切曰出溫曰昫音詡

文巽班固賓戲孔席不煗

禮記煖之以日月 煖音喧

莊子煖然似春 煖音喧

暑

要語

說文暑熱也从日者聲

熱溫也从火埶聲釋名熱爇也增韻氣炎俗作

熱非

炎天光上也从重火廣韻炎熱也

文編暑類

熱曰炘音炘曰熛音歲曰燠曰焫乃用反曰烔音同曰㷔

曰㸎音聶曰㶉音俟曰燔爇曰烝去声曰熇音屋

熾熱曰照音紂

暍熱貌曰歊澗

炎盛曰燊所臻切

炎熱曰燀音川

將暑氣曰熅音宛　傷暑曰暍音謁暑診也

熱氣曰歊所然切　炎熱曰灼

熱沃曰湯去声　小熱曰炅其繞切

溫暑曰溽音辱

熱悅心灼爍如湯曰灼爍

詩旱既大甚蘊隆虫虫入赫炎云我無所

易繫辭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寒暑相推而

歲成焉

楚詞十日代出流金爍石

淮南子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又蝶溪寒暑
以節至
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雅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
書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洪範八庶徵三曰燠四曰寒曰休徵哲時燠若謀
時寒若曰咎徵豫恒燠若急行寒若
荀子寒暑和節而五穀時熟
左傳大火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
後漢律曆志一寒一暑四時備成

詩憂心時熏

京房易飛候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

將有暍者

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莊子大宿冰室不能起暍子之熱

方千里竹室記方大暑火烘爍霄赤壞墜于爐若

熔于原石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

蔭暍人 慎言王蔭暍人於樹下庶天下蒙其蔭寄曰暍人入言王見暍人呈使左右而房處之出世說 暍於歇反暍暑熱死也

入水避暑 洪從祖先公飲大醉乃夏天盛熱則

暑中環火 元帝疾病廣求方士漢中送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為對曰能忍寒暑耳因為待詔至夏六暑月使暴坐又環以十爐火不熱而身汗不出或問不熱之道曰服玄冰元霜雪散王仲都並是此方也出抱朴子

何朗憂飲 素絹在■絹望至夏天飲云避一時之暑故号為一一一一

以鶴熨石 劉貞長見王公了不與語時大熱以復

涼棚避暑 長安富人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為涼棚坐其下名為涼棚坐逐相為避暑會出開元遺事

火精 夏一出班其一在天洪發之氣生百水出前奕傳

熱風 西域大流沙多一一觸人及六畜皆迷 出孔帖

多雨 牂牁無城郭土熱風霖雨稻粟再熟出孔帖

土潤 說文一一溽暑

露臺 桂館一名井泉作迎風觀寒｜｜以避暑出潘岳中記

水井 石季龍於｜｜堂藏冰三伏之日以冰賜大臣出六帖鄴中記

迎涼草 李輔國夏於堂中設｜｜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於杉雖若刺之遇戶閒涼自至出杜陽編

鎮心床 後漢鄭君嘗讀書時大熱以床鎮心欲涼故也

積冰成山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諫上令力士召對其時暑方盛在涼殿水激扇車風獵衣於石榻陰溜仰不見日四楊積冰成山復賜冰屑麻節飲陳体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泄狼藉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己妨萬乘也出廬陵官下記

穿岸爲室 馬援征五溪會暑甚乃｜｜｜｜以避炎氣出本傳

重裘累茵 以梁六月盛暑｜｜｜｜使人扇人患無汗涼耕扇者出趙書

深宮廣夏 宣宗與人問鄭崇綯曰使吾與梁對坐於河上雖初寒盛暑故中將馬不以爲勞今居｜｜｜｜不覺其熱何也崇綯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身爲心限唯逸務爲慮不同勢自然退朝陛下無將崇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福著生成清涼出宗雖熙

出五代以人

太宗乞凉 太宗御幸九成宮馬周上疏曾上皇留熱處陛下走凉處湛清之甚臣所未安太宗善其言出本傳

白龍皮 李德裕為相有盛暑歲賓以金盤貯水浸｜｜｜置於坐末其凜然都無暑氣｜｜｜新羅所獻木得於海中出劇談錄

暑熱賜蛇 明皇以中王畏暑賜之冷蛇白色而不傷人冷如冰雪抱之不復有煩熱也出酉陽雜俎

飛雪散 王仲都洮｜｜｜能盛暑從煤坐周以炎火口不言熱身無汗出休自清涼出訛聞記内

錢帛日盛 李文木避暑山前忽有靜工清童子參不淡服清衣曰此上清五洮冰出門不見又木掘石錢一枚自是｜｜｜｜位至中書令出博異志

紾給綿秉小駟 玄宗幸洛時属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問奏曰崇方｜｜｜｜｜按樂不堪上納命小駟賜志絜渾

出開元記

避暑飲 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飲宴常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出典論

公權聯句 宋按云宋玉雄風之對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也柳｜｜小字與文宗｜｜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

熱右渓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為居所移若
樂永想忘顧言均與祖清陰偏四方

褦襶不曉事 古樂府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向人家多軟伺竽云褦襶
乏子也焦竑韻解云｜｜不曉事余素謂然乃知人家
其謂不曉事宜矣出學人渓詩話

層冰定樂 杜工部石城自外新亭詩形制隔古過｜｜｜方注云層
冰重陰之氣可排斡著冥情思可以定引歡笑出緒自
六陽

桓燠

春秋桓公十五年春亡氷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氷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說文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氷天下災也桓公殺兄弒君外成宋亂與鄭邑易背叛周室成公時楚横行中國王禮爭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賞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燠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冬亡氷先是壯年遣大將軍衛

青霍光病攻祁連絕大幕窮追單于斬首數十萬闕
級還大行慶賞乃閔海內勤勞遣博士諸大夫六
人持節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予困乏舉遺逸獨
行君子詣郡國有以便宜上者丞相御史以聞天下
咸喜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一年九歲大將軍霍
光秉政治行寬緩欲以說下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
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者不退百職廢
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
度之應

唐天保元年冬無冰先儒以為陰失節也又曰知
罪不誅其罰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蓋當寒
反燠象宜刑而賞之也
貞元十四年夏大燠
元和九年六月大燠
長慶二年多少雪不冰凍草木萌芽如正月
廣明元年十一月煖如仲春
宋淳化二年冬京師無冰
太中祥符二年京師冬溫無冰
大聖五年夏秋大暑毒氣中人古者也以洪範所
謂恒燠

嘉佑六年冬京師無氷

治平四年冬無雪

元豐八年冬無雪

元佑元年冬無雪

氷雪

紹興五年五月大燠四十餘日草木焦槁山石可

灼人死於暑者甚衆

紹興三十一年冬無雪

乾道三年冬溫少雪無氷

五年冬溫亡雪

六年冬亦溫無雪無氷

紹興三年潼川路不雨氣燠如仲夏日月皆赤榮州尤以下必有闕文武錯簡

慶元元年冬無雪　四年冬無雪越歲春燠而雷

六年冬燠無雪桃李華蟄虫不藏皆手曰臣聞君

咸則陰伏陽盛冬不冰時韓侂冑擅朝陰脅陽之

象

開禧三年冬少雪

嘉定六年冬燠無冰無雷虫不蟄

八年夏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

百錢江淮杏水數十錢暍死者甚衆

九年冬無雪

嘉定十三年冬無氷臘無雪越歲春暴熯土燥泉

竭

涼

要語

說文薄寒為涼

說文爽明也本作爽久炊大徐日炊孔歷歷然大

其隙光也篆文作爽

寒

要語

說文寒本作𡫳凍也从人在宀下以茻上下為覆下有仌冰也隸省作寒凍仌也久也仌仌久東聲廣韻冰凉也冷寒也久仌令聲增韻冷清甚也

文編寒類

寒曰滄曰淬冷曰涼（音良）曰清（音凈）曰凅（去仲切）曰滜（子齊切）

曰滄（楚亮切）曰凌（音邢）曰凄（音六）曰瀅（巨井）曰冽曰凍曰淒

凍洛曰凇

寒凉戰栗曰凌兢

寒狀曰𣻆蒼（上声）

洒然寒貌曰𩅦

寒極曰㯳 渠飲切

清寒月凜

寒凝曰凅 音固 曰冱

風寒曰滭 音必

水凉相着曰泱 胡朔切

寒聲動貌曰𩆣 許之切

詩有烈洗氷又風寒也一之日觱發又氣寒也二之日栗烈詩詁云寒氣之嚴凝

左傳山谷凅陰而寒

書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周禮中秋擊土鼓歈豳雅以迎寒

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楊子大寒然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王襃賢臣論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淮南子曰覩瓶中冰而知天下之寒

師人多寒 楚莊公圍蕭中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之士皆如挾纊 出左傳

雨雪賑寒 雨雪楚莊王被裘當戶曰我尤寒於百姓奈何其矣乃使巡國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粮者賑之國人大說 出尸子

歲寒築臺 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臺之役夫大寡人將罷

溫之人寒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丨丨丨丨 公衣善遂出衣裘發粟以與饑貧者

天寒鑿池 衛靈公丨丨丨丨 宛春曰天寒恐傷民公曰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以陬有火是以不寒民以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則寒矣

士卒墮 高祖聞韓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天寒丨丨丨丨丨丨者十二三 出同上 趙充國傳將士寒手足皸

江淮亦凍　魏伐淮卿日今歲奇寒丨丨丨丨　出晉陽雜記

仙翁吐火　葛仙公與客談語時天下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公固吐氣火赫然從口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脱衣矣　出葛仙翁公傳

黍稷不生　燕有寒谷不生丨丨　鄒衍吹律暖氣乃至草木乃生　出列向錄

士卒膚裂　突厥掠涼州元從令軍持滿會大寒裂膚丨丨不能張弓矢　出孔氏六帖

范叔綈袍　范雎相秦魏須賈使秦雎微行敝衣閒出賈曰丨丨一寒如此哉乃取丨丨以賜之　出史記

蘂菘帷被　後漢丨丨註有宮家貧無被明帝聞而嘉之詔大官賜尚書郎以下食幷給丨丨也

談戕猬蘼　周昌周主堂中却寒蘼獸形猬斑有紫色名却寒鳴骨祈為也　出陽編

出王龍骨　以煖金合盛王龍骨寒時但出此令則一室皆熱不假炒炭　出奇珠

貯碎寒香　周昌公主七寶步輦綴五色玉香囊曰國所出丨丨丨丨　出獨異記

刻常春水 李輔國當嚴凝之時置鳳首木於高堂大廈中其木高一尺而雕｜如鸞鳳之形和煦之氣如三二月故刻名曰｜｜｜出同上

文株進犀 ｜｜｜角一株色如金置於殿中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出開元遺事

昆鳴育鳥 秋注｜｜鳴｜辟寒｜

煖手妓圍 岐王冬天寒手冷不近火惟以妙妓于懷中揣其肌膚稱為｜｜中王每若寒使宮妓密圍以禦寒氣呼為｜｜出開元遺事

避風肉障 楊國忠冬月選婢肥大者行列於前令｜｜謂之｜｜同上

折綿冰澗 淮南子真誥語於以羅｜｜見月砍｜｜之句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嚴清潤處王所締度翁吾詩也余讀阮籍大人先生傳曰陽和微弱陰氣獨凝寒冰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字始於阮籍豈山谷偶忘之耶出漁隱

春秋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媢之心（師古曰媢謂夫妬婦也媢音莫報反）夫人將殺其象兄也（師古曰謂欲殺桓公）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陰雨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菽豆）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於外定公立故天見灾僖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罰法）微誅罪事

之象也其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

故言嚴重殺殺一日嚴草之難殺者也言殺嚴見

知草家死言不殺草知嚴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

嚴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強臣言嚴以微見

季氏之罰也考王六年六月秦雨雪

威烈王四年四晋大雪

秦始王初即位尚幼委政大后〻淫於吕不韋及

嫪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毐國宫室苑囿

自恣政事斷爲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

害舒奧迫近之應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

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百八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

死者四十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奧輒應此其効也劉歆以

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及大雨雹隕霜殺叔皆

常寒之罰也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年淮南王長謀反

發覺遷道死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爲亂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

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

死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是歲

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死者行郡國治黨

與坐死者數萬人
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
叅拾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
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
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隕大風
多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
地佞人依邪茲茲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
誅茲謂雪其霜反在草下
元鼎二年三月大雪
建昭二年十二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京房

張博為石顯所譖死

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是日皇后親蠶疾風自西北寒雨雪壞敗其功

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二年許后自殺王莽天鳳元年四月隕霜殺草木

三年二月大雨雪厥東尤甚深者一丈行柏皆枯

四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

後漢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瑯琊井中冰厚尺餘

獻帝初年四年六月大寒風如冬時帝流移失政

右扶風雹如斗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時校事呂壹一作咸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晉武帝泰始九年四月隕霜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咸寧三年八月

平原安平上黨太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
風寒氷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征吳及討涼州
賊
六月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隕霜傷秋麦千三
百余頃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麦
二年三月河東隕霜害桑
五年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三月齊郡臨淄等四縣隕霜傷桑麥等物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
九年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六年三月東海雨雪殺桑麥

七年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秋稼

九年三月河南隕陽潁川隕霜傷禾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

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梁武帝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雪殺草木

京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之亡法厥罰霜夏時大殺

辛征稅兵於鍾離連兵數歲

普通三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雨陰也雪人陰妄
不妄臣不臣之應時義州刺史文僧郎以州判於
魏臣不臣之應也
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隕霜
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時交州刺史李賁舉兵
以僭號擊之不克
十年二月大雪平三尺時邵陵王綸相東
陳宣帝大建十年八月隕霜殺豆菽稻時大與師
衆與周師相拒於呂梁
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神武作宰發卒十餘
萬築鄴城百姓怨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相望於道時步落稽舉兵反亂殺數州人多死亡人爾朱文暢等謀害神武事泄伏誅黨與多濫死

天統二年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三年正月又大雪時馮淑妃陸令萱內制朝政陰氣積盛故天變屢見

唐顯慶四年二月壬午大雨雪于春少陽用事而寒氣奪之占曰以為人君刑法暴濫之象近常寒也

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多凍死者

儀鳳三年五月丙寅高宗在九成宮雪雨大寒兵

尚有凍死者

開耀元年冬大寒

久視元年三月大雪

神農元年三月乙酉潤州大寒且冰

開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大雨雪大水能折

大暦四年六月伏月大寒 本作伏日

貞元元年正月戊戌大風雪寒丙午又大風雪寒

民饑多有凍死者

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栢柿樹多死占曰有

德遺險厥災暴寒

元和六年十二大寒

八年十月冬都大寒霜厚數寸雀鼠多死

十二年九月己丑雨雪人有凍死者

十五年八月己卯同州雨雪害稼

長慶元年二月海州海水氷南北二百里東望無際

太和六年正月雨雪踰月寒甚

九年十二月京師苦寒

會三年春寒大雪江左尤甚民有凍死者

咸通五年冬隰石汾等州大雨雪平地深四五尺

景福元年二月辛巳曹州大雪平地二尺

天祐元年九月壬戌朔大風寒如仲冬淅東淅西

大雪吳越地氣常雨積雪近常寒也

宋建隆三年春定寧二州雪盈尺溝洫復冰草木不華丹州雪二尺許
咸平四年三月丁丑京師及近畿諸州風雪損桑
天禧元年二月京師大雪苦寒人多凍死路有僵尸遣中使埋之四郊
二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溪魚皆凍死
至和元年正月京師大雪貧弱之家凍死者甚衆
嘉祐四年正月自冬雨雪泥塗盡冰都民饑寒死於道路者甚衆
元祐八年京師大雪多流民
元符二年正月甲辰朔御大慶殿受朝賀以雪罷

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冰滑人馬不能行詔許百寮官轎入朝飛鳥後死

七年十二月大雪詔收養內外乞丐老幼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不下時雲中有雪絲長數寸墮地

二年正月丁酉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定立是月乙卯車駕在青州城雪數尺人多死

建炎三年六月久陰霖雨雨寒京房謂害氣不誅茲謂養賊後連誅賊將

紹興元年二月寒食日雪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居喪不哀炕陽失衆昭公六年九月大雩時晉莒連兵有炕陽動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國夫人歸女葬昭不慼與三年同占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時魯襲邾師愬於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婼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公信讒伐季氏為所敗去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時公侵鄭城中城圍鄆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

僖公二十年冬十月不與三春正月不雨而四月不雨陸月雨時南敗邾東敗莒有炕陽之應

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齊僖公主大夫始顓事謂季孫行父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襚有亢陽之應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三年之間五國趨之内城二邑亢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而大夫始專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

不出上出臣下作福而私食威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

弱也秦始皇十二年天下大旱至六月至八月乃雨漢惠

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

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秋內奴冦邊發兵擊之出塞其

秋季濟北王興居反討平之

後六年天下大旱時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

遣三軍將軍邊又三將軍屯軍師

九年春大旱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後二年秋大旱

武帝建元四年元六月旱

元光六月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

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

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封六年秋大旱

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二師將軍征

大宛還三將軍征匈奴李陵沒不還

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

昭帝元始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

師連年

元鳳五年夏大旱

宣帝本始元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

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伐西羌元帝

建始二年大旱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

建平四年春大旱

後漢世祖建武三年柒月洛陽大旱

五年夏漢京房易傳曰欲得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

旱陰雲不雨變而亦因四陰衆出過而茲謂廣

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

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

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

物根死有火災廢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是時天下僭僭逆者未盡誅罪多過時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竇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師旱時雒陽有寃囚和帝幸雒陽錄囚徒理寃囚收令下獄抵罪行來還宮澍雨降

永初六年夏炎七年夏旱元初元年夏旱二年夏旱六年夏旱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光梁冀立嗣帝擇其長幼德者天下賴之則切名不朽年幼亦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

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倒藏此不用德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節

延嘉元年六月旱京房占月入君無時澤惠利於夏則致旱也

靈帝嘉平五年夏旱六月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陸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
縱肆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巳來崇廣宮
府之用也又是春宣帝擒孟達張郃破諸葛亮
驚馬謖充陽自大人其也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
雨去歲曹爽白帝轉宣帝為大傅外示尊崇內
實欲令事先由己時宣帝切蓋魏朝欲德不應
之驗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時
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
雨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為天
亡
吳孫權嘉和肆年自十月不雨至夏
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飢是年征役煩與軍
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後猶
歲歲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春夏旱時皓還都武昌勞役動衆
之應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

畱賈充不復西征而任愷庾純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工緣家妃之應也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攸與尚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獨宥

五年六月旱比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

帝不荅是時荀勗馮紞借作威福亂朝尤甚也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不被

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

不旱者欲得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

飢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

績而飢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振詔聽相賣

鬻其九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

又郡國十二旱是年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

數十戰死者十余萬人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

平縣渠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
司馬越帰京都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几
入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懐無君之心
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
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歳十一月司馬越
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楊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
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
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郡陰
不惟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幼未親萬機內外之政决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肆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而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咸康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

新定務在導養不任刑罰逐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諸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彊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飢自永和至是嗣至人沖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闕朝致拜踰之應也

太元十年七月旱飢初八年破苻堅少年諸將

略地有事徐豫揚越統功討己馮是年正月謝

安又出征廣陵使淡進次彭城頻有軍役也十

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

南三年夏郭銓置戍舒王人遣軍破王准十五

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

任會稽王導子正事舒緩又如千秋為驃騎諮

議切其主相咸福入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

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春工多兔因不

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既甚比又借踰不從究

濫之罰

安帝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

作亂桓玄疑二追殺殷仲堪而朝廷則授以荊州之甚司馬元显入誣百僚懸使叛己內外騷動兵甲煩興陪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宋孝武大明八年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數百都下亦至百餘錢餓死者十六七

梁武帝天監元年大旱米五千人人多餓死洪範五行傳曰君侍亢陽之勢興師動眾勞人過度過旱災應初帝起兵襄陽破張冲敗陳伯之及平建康前後連戰百姓勞敝及即位後復興

魏交兵不正之應也

簡文帝太寶元年夏大旱人相食都下尤甚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先是周師

掠淮北始興王叔等諸軍敗績淮北皆地沒于

周是其應也

東魏天象四年并四汾建晋絳秦陝等諸州大

旱人多流散是歲齊神武與西魏戰定二年冬

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神武親師軍大戰於

芒山死者類萬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

百餘里勞役之應也

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
崇光三台窮極侈麗不恤百姓先陰之應也河
清二年四月并晉已酉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
関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恒州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隋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迄都龍首建立
宮室百姓勞弊亢陽之應也
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時發卒百餘萬築
長城他親达塞表姓失業道殣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
麗陸軍凍餓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禁呪發男女無小長皆就役

唐武德四年至春不雨至於七月雨少陰之氣欵不雨少陰者金也金為刑為兵刑不辜兵不戢則金氣欵故常為旱火為盛陽陽氣強悍故聖人制礼以節之礼失則僭而驕亢以導盛陽火盛則金衰故亦旱於五行土實制水土切與則水氣壅閼入常為旱天官有東井主水事天漢天江亦水詳也水與火仇而授制於土土大謫見若日蝕過分而未至與七曜循中道之南皆旱祥也

貞觀四年春旱自太上皇傳位至此而比年水

旱

貞元元年春旱無麥苗至於八月旱甚灞滻將

竭井皆無水

六年春關輔大旱無麥苗夏淮南浙西福建等

道大旱水泉竭人暍且疫死者甚衆

永貞元年秋江浙淮南荊南湖南鄂岳陳許等

州二十六旱

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饑人相食

唐高宗永淳元年關中大旱自高宗即位以來

歲衆不稔饑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勞役

旱而澤枯京房曰展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枯

為火所傷

旱災洪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

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而心

不能從故陽氣盈而失度陰沉而不附旱失應

也

繁露云水干土則大旱

春秋考異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至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天油然作云沛云下雨則

苗勃然興之矣

應休璉與岑文瑜書須者災旱示變增甚沙礫

銷鑠草木焦卷處涼一而有爇蒸之煩浴寒水

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周礼司巫

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洪範僭常暘若注君行　僭差則差常暘順之

左傳龍見而雩

穀梁傳雩者為旱求也

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洪範五行傳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

以為災也旱之為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

君持亢陽之節暴雩於下故旱災應也

楚詞爍石流金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狢遇者得知投溷中乃死旱災應也

廣志卷之壹百壹

天道類

歲凶

要語

文編歲凶類

歲不登曰凶

穀不熟曰飢

菜不熟曰饉

餓死曰殍 婢表切

仍飢曰荐歲 荐音存

久不雨曰旱

灾亦曰大札

大雨傷五穀曰水旁

蟲傷五穀曰蝗

倉不滿曰歉

廣韻無穀曰飢無菜饉

朝詩穀下升曰荒

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禹

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州距四海

濬畎澮距州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化

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

蔡沈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故患也

詩雲漢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故

今之人降喪亂饑饉薦（與荐通重也）

臻（至也）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圭璧（礼神玉）暨則寧莫我聽

朱子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

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

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

此也

司禮太司徒以荒政（救凶之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其所積）二曰薄征（輕租稅）三曰緩刑（凶年犯法者多緩之恐致變）四曰弛役（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澤之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察）七曰青禮（凡吉寬礼從簡）八曰殺哀（凡行哀禮皆從殺）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盜賊（飢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

呂祖謙曰聚萬民者禮經言荒民皆轉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以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緩刑謂白於飢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弛之以休息

民力　舍禁謂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
去幾謂去関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　商賈來
市此是救荒之要術　眚禮　謂凡禮文可省者
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　殺哀　謂凡喪紀之
節一皆減損　專禮　會荒政蕃樂　謂歲荒
民飢當憂民之憂所有閉藏樂器不作　多昏
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　索
鬼神　謂靡神不進近走群望之類　前既說緩
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
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同
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亦動一夫叫者萬

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政亂之萌大抵周礼六官雖分職然其閒節脉皆相應且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内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編考然後可知葉時曰聖人為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則羸轉乎溝壑壯散老而之四方以民安得而聚哉然此十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舍禁曰去幾固皆有以利民而一以散利為先則其閒繫民命

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青礼蕃樂教哀

多昏之政亦必有實惠及民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

緩刑　遺人（遺餽也掌委積之官）掌邦之委積（少曰委多曰積）以待施惠鄉

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艱阨謂年穀不熟）門關（在國曰門在邦曰關）之委

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四方至者）野鄙之

委積以待羇（謂不得旅去者）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

之凶豐凡萬民之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

也二鬴入下也若食不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

穀詔王殺邦用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

野而以王命時惠

李觀曰司救以王命時會非值凶荒而後施

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

愈或闔門不起丁壯卧於牀蓐則老稚無能

為飲食所不及醫藥所不齊至於死者豈天

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是故凶年非直除賦

田租役貨賄之征官命之疾災亦然夫咀餓

之人營求衣食因不所不至又將竊其貨賄

則何所指乎足乎況於庶庶之世安得動天

為雪乎人主所宜動心矣

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飢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

以政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

粥溢以餓莩或與王作以集失業之人緩刑

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

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

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

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飢蓋所以賑業之者

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飢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礼之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馳侯廷道不除而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礼也

莊公七年秋無苗

杜氏曰八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麥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麥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麦苗同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藏孫辰告糴于齊也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藏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藏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藏孫辰之私行君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大傳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藏孫辰告糴於齊國無三年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藏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

諸侯相婦衆正也藏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古者税十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交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内諱也

宣公十一年飢

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宣公十五年饑

杜氏曰風雨不時五稼不豐

左傳饑幸之也

先公五年夏歸粟于蔡

杜氏曰秦為楚所為飢乏故魯歸之粟左傳夏
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
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僖公六年宋
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謂齊鄭礼也
僖公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百里曰天
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
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公十
四年秦飢乞糴于晉晉人不與僖公十五年晉侯伐秦

戰爭韓獲晉侯傳公伯晉饑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
糴故秦伯代晉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記內食菜飢也病）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馬融孟曰三十五年爲一世三年必有一年之食
至三十年之通兆人力也凶旱水溢死天變也人
力脩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
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日食舉
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
樂又曰不順成君衣布（布衣也）搢本（搢插也本士之笏也）閑梁不租

不收租稅山澤列遮列之義而不賦不收賦稅土切不與大夫不造造
連馬
月令季春之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
廩賦貧窮振乏絶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
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
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
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
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乃

以王政告之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陰

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

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莫君行仁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

范祖禹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

府庫所以為民也凶年則斂之豐年之散之

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

艱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自
也葵丘之會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爾雅穀
不熟曰饑蔬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仍饑為
荐
國語魯飢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
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
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物固民之殄病
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為齊於是
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
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春秋之時鄭飢未及麥民病子皮餼國人粟

户一種是以德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為上卿宋飢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飢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皆得國乎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種之藏千室之邑有千種之藏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曰得敘者貨之源也

筭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是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之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爲之本末源流之謂也

魏李悝平糴法中飢則發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飢饉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食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

價而糴以利名曰常平倉

漢與按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業作而大饑饉米石五千人相石死者過半高祖乃令飢民就食蜀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庾以以齊民

景帝後元二年以歲不登禁內郡倉馬粟從人之使記令內郡不得倉粟徒隸衣七緵布正馬春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候遣之國

鼂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之其然故務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時有也夫珠玉

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錯遂言令募天下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
又言入粟郡縣足之一歲以上特赦勿收民租如此
則得澤加萬民若遺水旱民不困之其後郡以西
旱復修賣爵令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
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
也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
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
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
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漢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於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萬下巴蜀之粟之江陵遣博士等分行諭告許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民免其厄其具舉以聞

隋文帝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所貴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情義倉取之於
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也其庶矣
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
凶無收有司故不以上聞也良有司飢敢以
聞矣比以縣可委吏屬出而施之大移文復
結散艱阻監臨胥吏相有侵從其受惠者大
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其居之遠者安
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儈合之廩我必欲
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
鄉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
也庶有瘳乎

大業七年煬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懷二鎮耕稼失時田疇多荒飢饉荐臻穀價踴貴米斗直錢數百所運米咸麄惡令民糴以償之重以官吏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郡盜

十四年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剝以充貢獻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飢無食始採樹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然官廩尤充牧吏皆畏法莫敢振救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死者數萬人
徐甚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飢饉今
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襲破黎陽
開倉恣民就食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
賑施劉武周欲謀
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飢饉僵尸滿道王府君
閉倉不則卹豈為民父母之意眾皆憤怒武
周稱疾卧家豪傑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曰
言壯士豈能坐待溝壑倉粟爛積誰能與我
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未幾以計斬仁
恭郡無敢動者開倉賑貧民境內屬

城皆下之
隋末河內飢人相食李軌舉義兵僭稱帝號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曹珍等曰國以民為本豈愛倉粟坐視其死乎時有隋心不服排珍曰百姓飢者自是羸弱勇壯之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

其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為然由是上人離散尋竟至敗亡唐太宗置義倉常平倉以備凶荒高祖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後

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費散餒死相食不可勝紀皆下即位京城兩京置平常雜顆少雨擇不勝貴可推而廣之德宗納其言天宝十二年水旱相繼関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以己災沴歸咎於峴貶長沙大守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

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為戶口滋多賦税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置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國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其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其晏不候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急未嘗失時其困獘流亡餓不待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而天下

見户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万在英所
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
四万緡季年乃千餘万緡
大宗廣德中歲大飢蕭復家百口不自贍議鬻
諸應爵宰相王縉欲德之使其弟紞紞言曰以
君之財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承相取右職復
曰鬻先人知墅以濟孀巢我何用美官胡縉憾
之由是坐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有京畿觀
察使諸衆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諾罰停
刺史或吊之復曰苟利於人爭責之辭其後拜
兵部尚書

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為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餘即命速蠲其租唐盧坦宣為歙觀察使到郡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復來益困矣既而商米輻湊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五代周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以米貸之令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則其安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則償也或年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其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知或胥吏以為貧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豈取約之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其斂為事大旱而歲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螟螣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則償固不遺餘力以世宗視民猶子廷救其乏而不則視償人之心佳者之

政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秉

傳安撫發倉廩出乃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知周啇衙言襄鄧汝旭曠不耕河

北荒民至者曰仲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

田癃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司馬光因遣

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

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

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

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荒移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変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

於覈邑惻哀矜刑於諸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
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
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納
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
休力役弛科率薄閑視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
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為瘞埋

慶歷捌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
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以濟 詳見流民類

曾鞏救菑議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日
人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今百暴露乞食已棄其業矣
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

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置以餓
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
中户計之户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
又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粟五
石自今至於麥熟凡十二月户當受粟五十石今
被災州郡民户不下二十萬内除有不被災及不仰食
於官者者去其半猶有十萬户計十萬户十閏月之食
當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辦此況給受之際之淹
速有均否有真偽有食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人
不過使之得且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
我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万貫貸之

以粟一百万石而遂足以何則今被灾州郡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常産之資平日亦有及此者也被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傳意以待二升之廪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由有司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費者錢五百鉅万貫而已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

於諸路倉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收冬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逐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造倉三間及以元數米六百石还府以見諸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正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處

朱子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舉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

以救之遲欲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隆
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
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孫崇尚義風不
與進納同
辛棄疾師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
者斬閉糶者配
呂祖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
政上也脩李悝之正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
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說糜
粥最下也
紹興間紹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曰

祖宗義倉以待水旱永為良法州縣奉行不
虔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濟可令監檢
視實覈補不使失